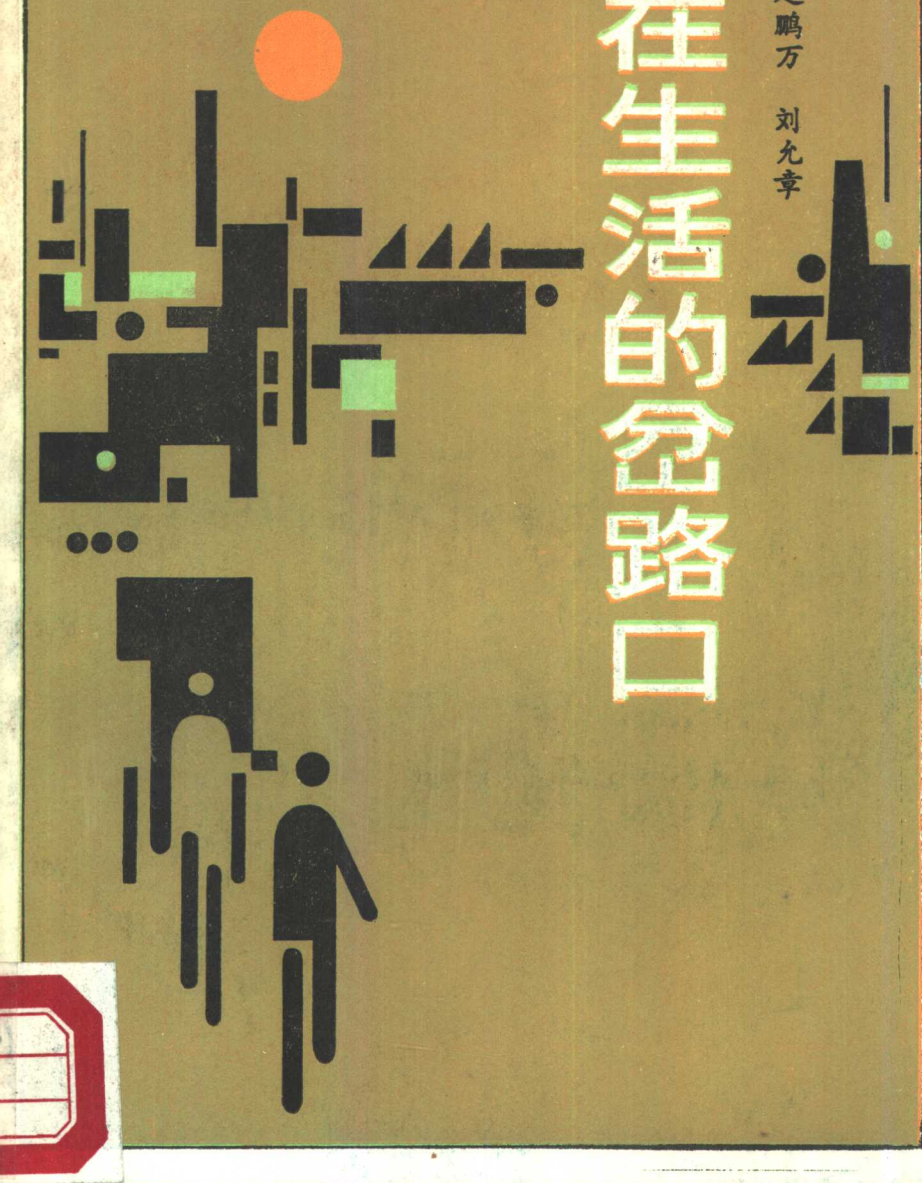


赵鹏万
刘允章

在生活的岔路口



15475
33
3
ZAI SHENGHUO
DE CHALUKOU

在生活的岔路口

赵鹏万 刘允章
群众出版社

038867



女子学院 0050345

封面、插图：唐伟杰

在生活的岔路口

赵鹏万 刘允章

群众出版社出版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14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70 定价：2.00元

ISBN 7-5014-0062-8/1·15

印数：00001—15000册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在生活的岔路口》、《何处聚天伦》、《献身》、《一往情深》、《重逢在考场上》五个中篇。它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反映了生气勃勃、丰富多彩的工厂生活，人们在生活岔路口的择抉，启迪人们追求真、善、美，塑造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形象。

构思新颖，文笔清新。

目 录

1. 在生活的岔路口 (1)

2. 一往情深 (78)

3. 献身 (143)

4. 何处聚天伦 (212)

5. 重逢在考场上 (259)

在生活的岔路口

一

仲夏，晴朗的天空骤然降了一阵大雨。俄顷，被乌云裹去的夕阳又姗姗地走了回来，露出了绯红的笑脸，她以金色的长臂摩挲着被雨水洗过的房屋、街道、树木、花草，使这个平时粉尘飞扬的厂区变得清新、明净。平滑的柏油路上，仿佛涂上了一层亮油，更加乌黑、闪光。

残照里，一位身材苗条，穿着米色百折裙和淡绿色短袖衬衫的姑娘正匆匆地走在通往职工剧场的长街上。她的皮肤白里透红，长睫毛下覆盖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好象一朵飘在水面上的荷花。她是这个北方机床厂职工医院的护士。

她叫孙敏，今年二十四岁，是文雅而又热情的姑娘。三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这个医院的人事保卫科长范长军。这位年轻有为、仪表不凡的异性朋友虽比她大了十岁，却博得了她的好感，他们热烈地相爱着。孙敏一面走，一面看看左腕上的手表，不由得小跑起来。赶到剧场门口的画廊前，离演出时间只差两分钟了，她轻轻地嘘了口气，掏出手绢拭着额上的汗珠。

范长军迎上前嗔怪地问：“敏，怎么才来？”

“临下班来了个‘小灶王爷’，这个脏样象在煤堆里滚爬过的。打的药针又是‘A—M’，这个药转盘里没有，在药

柜里翻了好一阵才找到，等给他打完针都五点十分了。”

“好，好，向白衣战士致敬！”

“快进去吧，你看外面还有几个人？”

开演了，孙敏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舞台上的天鹅翩翩起舞。突然，范长军碰她一下，把嘴贴在她的耳朵上轻轻地说：

“来，调个位置。”孙敏这才发现她旁边坐着个小伙子，她噘起了嘴：“你的事真多！”

换座后，范长军又柔情地解释一番：“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处处得防备着点。敏，这也因为爱你！”

这甜蜜的细语，顿时象一股清风吹进了孙敏的心田，她沉浸在幸福中，偎依在他的身旁。他拉过她的手，说悄悄话：“敏，我们登记结婚吧。你算算，相处的日子够长的啦！”

孙敏没有力量拒绝心爱的人的要求：“长军，我听你的。”

台上的灯光暗了下来，王子正在焦急地寻觅失去的天鹅。范长军便捧起孙敏的纤手，放在唇边使劲地吻着。

此刻，姑娘的心比天鹅还要飞得遥远……

那还是一九七六年的春天，常年在锻锤旁干活的爸爸突然得病住院，她不得不从集体户赶回城来侍奉病人。

一天清晨，她拎着妈妈才烧好的绿豆汤和鸡蛋，低着头急急去医院住院部，好让爸爸吃热乎的，谁知跑到僻静的小道上，两个流里流气的青年突然拦住了她的去路。

“来个斗！”头发髻曲的高个子先伸手捅了她的下巴，“跟哥儿们玩玩怎么样？”

孙敏又气又怕，她咬紧嘴唇，想夺路过去。

“嗨，你这个小娘们真有胆量！”

“到了老子的地盘，你还能飞了？”

两个家伙又搂又抱，拖着孙敏就往树林里走。

这时孙敏已顾不了爸爸的早餐，扬起手中的绿豆汤，浇了他们一身，两人更是恼羞成怒，一个抓住孙敏的头发，一个箝住她的双手，嘴里不停地骂着下流话。

正在孙敏拚命反抗、大声呼救的时刻，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赶到了，他喝道：“不许动！”

“井水不犯河水，少管闲事！”高个子斜睨他一眼，“哥儿们玩完了，再送给你。”

“你们再不放开她，我就要开枪啦！”他真的亮出了手枪。

流氓吓跑了。青年问明了孙敏的情况，亲自把她送到了住院部，又到食堂重新买了饭菜……

啊，这就是现在坐在她身旁的范长军。他原是该厂医院的电工，因带头造反、夺权，当了专案组组长，一九七三年后，掌握了医院的人事、保卫大权。孙敏每念及此，感激莫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尔后，他又象兄长一般照顾她，使姑娘的心更受不了了。她仰慕他的人格，喜爱他的风度，对他渊博的知识、多种的爱好更是佩服得无以复加。有时她竟痴情地端详着自己的救命恩人，他那白皙的脸庞、高高的鼻梁、炯炯有神的眼睛，就连他唇边那颗小小的黑痣，都感到更增添了他的英俊与潇洒。她会说：“你起码年轻五岁！”

一九七六年夏，经他一手包办把她由农村抽调到本厂当工人。三个月前，又把她从车间调到医院门诊部当护士，这个从小受惯父母疼爱的独生女，更是感恩图报。因此，当范

长军向她倾诉衷情抛出爱的红绳时，她便毅然地把自己紧系在他的身边。她觉得除了父母之外，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位见义勇为、可以信赖的人……

金丝绒的大幕徐徐落下，孙敏从遐想中收起了思绪的翅膀，和范长军并肩走出剧场。

夏夜，星斗满天，月白如银，徐徐的熏风吹拂着他俩被爱情炙热的面孔，这对恋人沿着长街的一行白杨树漫行，踏着树下的片片碎银，步入了厂区花园。

北国之夏是凉爽的，此刻在花园乘凉的人们已陆续地背负着明月归去，只剩下几对青年流连忘返。他俩在幽静的一角找了张长椅，范长军掏张废纸把椅子擦了一遍，便搂着孙敏坐了下来。他借月光凝视着她秀美的脸，回忆着初次邂逅的情景，感慨地说：“敏，说句迷信话，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那天多巧，我能从两个流氓手里救你，就是‘缘份’吧？！”

“多亏了你有枪呀！”

“我从搞专案开始，身边从没离开枪。敏，从那天遇上你，我就预感到咱俩能白头到老了。”

“你瞎说，那时你知道我是谁吗？认识我吗？”孙敏抿嘴笑了。

“嗨，象这样标致的人儿到哪里不惹人注目，从你头一天送你父亲住院，我就注意做你的保卫工作了。”范长军得意地手舞足蹈，把孙敏的细腰搂得更紧了。

“不行，不行，”孙敏挣扎着，扑打着他的双臂，“你怎么这么有劲？”

范长军松开了手，把嘴唇印到她的脸上、嘴上，边吻边

答：“你实在太美了，我太爱你了！你怎么不吻我呀？来！”

孙敏顺从地搂住了他的脖子。

一阵热烈的拥抱、接吻之后，他俩似稍感疲倦，都仰坐着，幸福地闭上了眼睛。

“长军，我记起了上中学时老师说的一句话：得来容易的东西，失去得也快。”孙敏倏地捏着他的手，“长军，你对我太好了，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报答你。有时候我就想，你能永远对我这样好吗？”

范长军鼓起了腮帮子，嗔道：“敏，你怎么说这种话？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吗？我为你可以牺牲一切，你还看得出来吗？”

“长军，别生气，这是我随便说说的。”

他好象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郑重地说：“据可靠消息，第四季度就要分一批房子，敏，咱们明天就去登记吧？这样分的时候更名正言顺了。”

“不，这么快，让我问问我妈。”

“唉呀，先登记要房子嘛，又不马上结婚。怎么，刚才你在剧场不是说‘听我的’吗？”

孙敏皱皱眉：“你就会钻空子。”

“家具都早准备了，你看看还缺什么？衣服将来买现成的，还是定做？还有……”

“看你想哪儿去了，我不是为了这些！”孙敏打断了他的话，正式地，“长军，老实说，我感激你，敬佩你，可就是有点配不上你，因为我懂得的东西太少了，在你面前，简直象个孩子，你看我能行吗？”

“太行了，敏，我会帮助你的，过去我做得太少了，以

后我让你多学习学习，准会提高的。”

“嘀、嘀嘀……”一辆救护车经过花园旁边的路上，直往住院部方向疾驰而去，这车笛声在深夜里显得那么刺耳，又那么凄凉！

“长军，你说是不是那个‘小灶王爷’的病加重了？”孙敏脱口而出。

范长军又不高兴了：“你今天怎么啦？老是‘灶王爷’、‘灶王奶奶’的？”

“长军，你不知道，我好长时间没见到这样的好人了，他病得那么重都不休息，还想着干活，想着别人。我给他打针的时候，皮肤都发烫哩。你想，都是青年人……”

“好了，好了，先不谈这个吧。”长军捂住了孙敏的嘴，又柔声地问：“敏，希望你真心回答我，明天去不去登记？”

孙敏沉思有顷，不忍推却长军的绵绵情意，便轻轻地点点头，“嗯”了一声。

二

“当！当！”时钟报告已经凌晨两点。但躺在床上的孙敏仍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答应长军登记，固然是一件终身大事，不得不前思后虑；而此刻萦绕脑际的却是“小灶王爷”前来打针的一幕：

快五点了，孙敏擦完地板，收好用具，正在洗手换衣服准备下班，处置室突然来了个穿厚帆布工作服的患者。他浑身上下沾着油污，又脏又黑，甚至看不清他的脸，只有一对



发亮的眼睛在忽闪。他拘谨地站在门口，对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孙敏瞅瞅这个不速之客，问：“你要干啥？”

“大夫让我来打针。”

“要下班了，还不换件衣服来看病？”她厌烦地俯视他那双穿着大工作鞋、上面盖着护脚布脚，新擦过的地板显然被踩脏了。“快把处方给我！”

患者这才小心地挪动脚步，递上处方。

孙敏接过只瞥了一眼，便顺手转动着装药的转盘，可是转了三圈也没找到要找的药。她想着六点还要赶到剧场，有点急了，抬头看一下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患者，叨咕着“真是，偏偏用个‘A—M’，冷门货。”

“要是没有药，我就不打吧！”

“哎哎，谁告诉你没有药啦？我这不在找吗？”她又打开了药柜，爬上了凳子，左右翻腾，好容易摸到了一盒‘A—M’针剂，这才松了口气，跳下凳子，打开盒取出一支装有黄色粉末的小瓶，熟练地用砂轮轻挫两下，“啪”地掰开，拿针管对上了注射用水。她右手举起灌满药水的注射器，左手拿着酒精棉，招呼傻站在一边的小伙子：“过来呀！”他走近来了，可当她细瞅了对方之后，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心里在说：“真‘漂亮’，家里烧香不用请灶王爷啦。”

正好陪小伙子看病的小王拿完药走了进来，看见她笑，便没好气地说：“亏你笑得出，人家都难受死了。”

孙敏脸上一热，急把话岔开：“不是要打针吗？把胳膊伸出来呀！”

小王给他卷起右臂的袖子，孙敏刚要用药棉去消毒，他

却把右臂缩了回去：“对不起，请打左臂吧，我明天还要用右手干活哩！”

孙敏冷笑一声：“哼，明天还想干活？大夫没给你开休息？”

小王一边帮他卷左袖一边代他回答：“能不开吗？可他有个倔脾气，口袋里装着病假条照样干活。”

孙敏和病人稍稍挨近，就感到扑来一股强烈的热气，弄不清是他穿得太多了，还是皮肤发烧，陡然间产生了同情心：他不是锻工，就是铸工，干这种活真不容易呀！她自然地想到了父亲穿的也是这样的工装，只是没有他这么脏。记得那还是她上高小放暑假的一个三伏天，时近中午，妈妈拿着饭盒嘱咐她：“敏子，估摸你爸的车间热得更邪乎，我怕早上带的饭到厂里馊了，你把这给你爸送去吧！”她跑进了车间还没到十二点，爸爸正穿着帆布工作服在打铁呢！她看见工人叔叔们全副“武装”，便问爸爸：“你们不嫌热吗？”可是爸爸笑了起来：“傻孩子，我们要穿上你那样的连衣裙打铁，还不得烤糊了？”从那以后，她似乎长了点见识：别看爸爸每月能拿回家六七十块钱，来得不易呀！她再不闹着问妈妈要花衣服了。

想到这里，孙敏又同情地看看面前的患者，细心地给他做了皮肤消毒，然后缓缓地把对好的溶液注入他的左臂。

针还没推完，小王又苦着脸说：“你能挺住吗？我看还是住院吧。”

患者摇摇头：“没事。明天要试验新的铁水包，我不能离开。”

孙敏拔出药针后，不由得追问小王一句：“确诊他什么

病？”

“急性肺炎，发烧好几天了，刚才量还三十九度四呢！前两天就让他休息他不休，尽想着革新、试验、干活，这回徐大夫让他住院，他还是不去，真拿他没办法。”

孙敏感动了，觉得眼前的这位患者骤然间变得亲切起来，原先的厌烦情绪不翼而飞了。她似乎有点内疚，后悔刚才对他态度太生硬，便温和地说：“肺炎可不是闹着玩的，它不是一般的头痛脑热，最好还是住院，不住院也得好好回家休息，多喝开水，多吃水果。”

“他哪有家？爸爸妈妈……”

患者用眼睛制止他的同伴：“你瞎咧咧些啥？”

“噢，我是说我们铸黑子想安个家太难了！”

患者看看被踩脏的地板，央求小王：“你别说了，还是帮着擦擦地板吧！”

“到底是我们的团支书，想得真周到。”

小王刚想去找地板擦子，孙敏就心急地挥手：“不用，不用，你快照顾病人去吧！”

患者抱歉地一笑：“谢谢您啦！”

孙敏脸红了，尴尬地问：“有车来接你们吗？”

“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用车的事儿。”小王发开了牢骚，拉着患者更快地走了。

要不是范长军约她六点钟看戏，孙敏真想找领导联系个救护车把他送回去的。呵，夜里在花园听见的救护车的吼声是不是送的他呢？他的急性肺炎是不是加重了呢？……她思来想去，脑子都累了，这才昏昏沉沉进入梦乡。

天色微明。“笃！笃！”有人敲她的窗户。孙敏被惊

醒了：“谁？”

“我，我是长军。”

孙敏知有急事，怕惊动隔壁房间的父母，便轻手轻脚地给他开了门，两人回到屋里，掩上了门。范长军用贪婪的目光，瞅着这个睡美人，那衣衫不整的风韵，那蓬松的乌发、惺松的睡眼，还有……呵，他忘乎所以了，情不自禁地把她搂在怀里，又亲又摸。孙敏推开了他，问：“你怎么有酒味？这么早跑来有什么事？”

范长军的理智这才清醒过来，忙说：“当然有要紧的事罗。”

她轻声一笑：“再要紧，人家天刚亮也不会给你登记呀！”

他着急地一拍腿：“登记的事放一放吧。唉，你还笑呢，出了大事故啦！”

“什么？你说什么大事故？”

“有个铸工打‘A—M’中毒了！”

“啊？！”

“病人送到住院部，左胳膊锯掉了！”

“我的天，他就是我给打针的那个吗？”

“是，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小灶王爷’，外科的贾主任来把我叫醒了。”

孙敏吓得打了个寒噤，仿佛每根骨头都在颤栗，怯生生地问：“那个人的胳膊真的锯掉了？”

“我骗你干什么，贾主任做的手术。”

“我消毒时特别注意的，怎么会中毒呢？”

“不是消毒问题，‘A—M’是不能作肌肉注射的，要

静脉注射！”

“那……”孙敏顿时脸色泛白，半晌说不出话来，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挂在双颊，颤巍巍地说：“长军，我犯了罪了，那个病人以后怎么生活呢？听说他连个家也没有呀！”

“唉呀，我的宝贝，现在说这些有啥用？”他话锋一转，“敏，贾主任说这起医疗事故和你关系不大，主要责任是徐大夫开错了处方！”

“什么？徐大夫最细心，她会开错处方？”孙敏睁大了疑问的眼睛。

“嘻，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脚？笔误，这是谁也免不了。‘IV’是静注，‘IM’是肌注，就差一个字母嘛。”范长军掏出了原处方，“你看，这不明明写的是‘IM’吗？你是按处方给打到胳膊上去的嘛。”

孙敏哪有心思看处方呢，她拨开了他的手：“看也晚了。即便徐大夫不写错，我也会打错的，因为我根本没想过这种药不能作肌肉注射呀！责任不是还在我身上吗？”

范长军看她一个劲地啜泣，六神无主了，倒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最后只得抱着孙敏，耐着性子用好言抚慰：

“敏，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只好先弄清责任了。徐大夫是好大夫，可是对这次事故她必须负完全责任。敏，有人调查，你就说是照处方处置的。这是实事求是，并不是推卸责任。”

“我再怎么说，病人的胳膊不是没有了吗？”

“你呀，真是菩萨心肠，你到医院才三个月，这种事见得少，贾主任他们好象家常便饭一样，缺胳膊少腿算个啥？好了，我得走了，还要找贾主任研究事哩。我刚才讲的你都记